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实践

——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年成就综述

□ 胡璐 蔡馨逸 林碧峰

9月,陕西省延安城区以东30公里的薛张流域,满山披绿,生机盎然。山上种植着阔叶林和针叶林,山腰经营着梯田和苹果园,山下则是鱼塘和大棚。

“退耕前,流域内全是荒山荒坡。”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乡长杨树伟感慨道。如今,当地林草覆盖率已由退耕还林还草前的18%增长到90%以上。

自1999年启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我国加快了国土绿化进程,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退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不仅是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退耕还林还草助“绿”中国版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介绍说,1999年以来,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08亿亩,其中

退耕地还林还草1.99亿亩、荒山荒地造林2.63亿亩、封山育林0.46亿亩。

张建龙说,通过“退”“还”,工程区生态修复明显加快,林草植被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4个百分点,一些地区提高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百分比,生态面貌大为改观。

在陕西,延安市累计退耕还林107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19个百分点。昔日“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的黄土高坡,如今变成了山川秀美的“好江南”,实现了山川大地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建设的成功样本。

在贵州,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对近年来全省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发挥了重要作用,扭转了治理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张建龙说,20年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造林面积占我国重点工

程造林总面积的40%,目前成林面积近4亿亩,超过全国人工林保存面积的1/3。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更健康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国家林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退耕还林还草每年在保水固土、防风固沙、固碳释氧等方面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达1.38万亿元,涵养的水源相当于三峡水库的最大蓄水量,减少的土壤氮、磷、钾和有机质流失量相当于我国年化肥施用量的四成多。

近年来,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呈现“双减少”,程度呈现“双

减轻”,退耕还林还草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显示,2011年~2016年,我国荒漠化面积年均缩减3.45%,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的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保护贡献率达65%。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认为,长江上游退耕还林等水土保持措施,以及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兴建是长江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把生态承受力弱、不适宜耕种的地退下来,种上树和草,是从源头上防治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固碳增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让农民更富裕

“2016年以来,我把5.4亩退耕地都种上了芒果,去年挂果就卖了1500多元,3年领到补助资金6400元。”不久前,53岁的云南

省龙陵县勐糯镇沟心寨村村民杨满招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种经济林果既绿化了荒山荒地,又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下一步,我准备在林下再养些鸡!”

2005年以来,勐糯镇共实施退耕还林5151亩,其中种植核桃912亩、芒果1239亩、澳洲坚果3000亩。勐糯镇林业站负责人李家有介绍说,当地通过退耕还林项目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还带动全镇4个农村社区、2个村委发展经济林2万多亩。

农民群众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建设者,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全国4100万农户参与实施退耕还林,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经济收入明显增加。截至2018年,退耕农户户均累计获得国家补助资金近9000元。退耕后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后续产业增加了经营性收入,林地流转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外出务工增加了工资性收入。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大多是贫困地区,工程的扶贫作用日益显现。据国家林草局对100个退耕还林还草县样本县的监测,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覆盖率达18.7%。2016年~2018年,全国共安排集中连片特困困难地区有关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耕还林还草任务2946.6万亩,占三年退耕还林总任务的近3/4。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也极大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途径。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农业结构由以粮为主向多种经营转变,粮食生产由广种薄收向精耕细作转变,许多地方走出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实现了地减粮增、林茂粮丰。

同时,各地依托退耕还林还草培育的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旅游、休闲采摘等新业态,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云南洱源:保护生态推进乡村振兴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先决条件和巨大优势。“今年暑假,每天有近千名旅客来到佛堂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镇党委书记项丽娟介绍,佛堂村将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引入当前时尚元素,开发乡村旅游。图为洱源县凤羽镇“水稻+养鱼”共生示范区。

新华社记者 王安浩 摄

相关资讯

江西安排2700万元湿地生态补偿款

破解鄱阳湖“人鸟争食”问题

本报讯 从江西省林业局获悉,随着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下达,江西今年统筹安排2700万元,用于补偿鄱阳湖湿地周边因候鸟保护造成损失的湖区群众、社区及相关保护区,比去年多出700万元,以此破解鄱阳湖“人鸟争食”问题。

据了解,鄱阳湖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主要用于对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湿地,因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造成损失而给予的补偿。补偿对象分三类:受损的基本农田及第二轮土地承包范围内的耕地承包经营权人、遭受损失或受影响的社区和承担了鄱阳湖国家重要湿地保护任务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据介绍,近年来江西湿地补偿实施范围不断增加,已从部分区域扩大到鄱阳湖全域范围。(姚子云)

天津建立环保企业“领跑者”制度

发挥治污主体主动性自觉性

本报讯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天津市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全面启动2019年天津市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评选工作。

《办法》明确了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的申报条件、有效期、可享受的九项激励政策和应当遵守的三项要求等。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在申报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专项时,可优先入库,优先评审;对于满足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要求的,在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不列入停产清单;适当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频次等。

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介绍,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是同类可比范围内生产工艺技术先进、污染治理处于全市领先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科学规范的企业,在提高落实治污主体责任主动性、自觉性方面具有先进引领作用。天津市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每年遴选和发布一次,有效期一年,对于不再满足相关要求的企业,将督促整改或取消称号。(黄江林)

海南试点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贯彻“谁获益,谁补偿”“谁污染,谁赔偿”原则

本报讯 为促进海南省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海南省财政厅等部门日前决定在赤田水库和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跨市县河流且已开展水质监测的交接断面开展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截至8月底,9个试点断面补偿协议已成功签订,标志着海南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顺利完成。

据了解,截至8月底,涉及海口、三亚、琼中、五指山、白沙、保亭等13个市县,赤田水库集贸市场桥和三道镇合口桥断面、南渡江后黎村断面、南渡江群益村断面、昌化江什统村断面、昌化江东中断面、昌化江跨界桥断面、昌化江石碌河水石碌水库入口断面、大边河溪仔村断面、凌水河打南村断面等9个试点断面的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已全部签署完毕。

试点市县按照“谁获益,谁补偿”“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对试点断面水质进行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市县之间的补偿按照考核结果及补偿协议约定进行“季度核算、年终结算”,补偿标准由上下游市县按照30万元/季度~360万元/季度的最低标准进行自主协商确定,对断面水质监测值达到季度考核目标的,由下游市县政府补偿给上游市县政府;对未达到季度考核目标的,由上游市县政府赔偿给下游市县政府。省级财政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对达标上游市县给予奖励。(王存福)

遗失声明

兹有北京卓熙影视文化传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09YUD6M)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2019年9月11日



“沙乡”民勤 节水农业获丰收

甘肃省民勤县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下游,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的一片绿洲。为了保护绿洲生态,民勤县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全县2018年的节水农业面积达到76万亩。现在,经济效益高、耗水少的花卉水果等作物担起农民增收的“主角”,也成为秋收时节的一景。图为民勤县大滩镇农民在凉棚下收割沙葱。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延伸阅读

荒土换青山 林海淘真金

延安退耕还林20年造就绿色奇迹

□ 梁娟 姜辰蓉 蔡馨逸

20年间,在曾经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一场由黄到绿的生态巨变悄然发生。1999年,中央启动退耕还林政策,作为源起之地的陕西省延安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与其中,他们不仅改变了黄土高原千百年来面貌,还从千万亩林海中走出致富路。

抛在旧时光里的记忆

“南泥湾好地方……遍地是庄稼,到处是牛羊”,歌里的南泥湾有陕北“好江南”之称。但20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山坡被开垦成农田,南泥湾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在74岁老人侯秀珍的记忆中,坡耕地产量极低,当地农民一年到头在几十亩耕地中辛苦劳作,却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怪圈。

“过去山上都是农田,土地根本存不住水,一下雨连泥带水

就往川道的稻田里泄,农民只能用盆把稻田里的泥往外舀。”侯秀珍说,“那时候山上的耕地一亩地一年才打100来斤粮食,广种薄收。”

除了庄稼,还有满山的牛羊。“尤其是山羊,不仅吃草和树叶,连草根都用蹄子刨出来吃掉,树皮都啃光。”侯秀珍说。雪白的羊群所到之处,本已脆弱的绿意更难留下,只剩一片荒山秃岭。

资料显示,20世纪末,延安水土流失面积高达2.88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2.58亿吨,约占入黄河泥沙总量的1/6。

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退耕还林前的延安一刮风,尘土遮天蔽日。“过去我们这里的人,男的不敢穿白衬衫,女的不敢穿白裙子。因为出去转一圈,回来就剩下土色了。家家门口都挂着个掸子,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掸土。”当地人说。

绿树成海赛江南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

退耕还林工作,在延安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16字方针。这是一场深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生态治理工程。据延安市政府统计,作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延安市有28.6万农户、124.8万农村人口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

闫志雄在退耕还林之初,是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村干部。“当时我们下定决心,拿了国家的退耕还林补贴,就要把树栽好,让周围光秃秃的山绿起来。”闫志雄说,“我们挨家挨户地跟村民做工作,要把栽树当喂娃娃一样,羊必须圈养,谁家的也不能上山。”

如今的南沟村,青山连绵。“山上的树林,都是村民一棵一棵栽起来的。”闫志雄说,“延安干旱缺水,栽树不易。一片林子往往需要两三年的补种才能长起来。”

陕西省林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经过20年不懈努力,延安完成退耕还林10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2.5%。

在南泥湾,山上的地退耕了,绿树逐渐成林,泥水不再下山,川地里的稻田也增产了。现在的南泥湾,蓝天白云之下,青山伫立相对,中间万亩稻田与万亩荷塘缀连成片,俨然一派秀丽的江南风光。

“村里的劳动力解放了,孩子们不再跟着大人种地,都去上学了。这几年村里不仅出了很多大学生,还出了研究生、博士生。这种日子在过去哪里敢想?”侯秀珍说。

青山成就“致富经”

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延安的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46%提高到2018年的81.3%;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2018年的315天,入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每年2.58亿吨降至0.31亿吨,降幅88%。

“绿水青山”不仅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延安人带来了致富的新机遇。南沟村凭借青山、绿水、窑洞

和田园构成的山水田园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景区开业仅半年,收入就达到100多万元。作为景区股民的每个村民都是受益者。

看着新的南沟村,闫志雄踌躇满志。“这些年我们村里人的收入噌噌地涨。1996年村里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多元,现在有了1.4万多元;过去村里是羊肠小道,东西要靠‘人背驴驮’,现在是车水马龙;过去住土窑洞、点煤油灯,一下暴雨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现在村里都是石窑、洋房。”

在延安,宝塔、安塞的山地苹果,延长、宜川的花椒,吴起的香瓜,延川的红枣,黄龙的板栗、核桃,都已成为退耕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主导产业支撑下,延安农民人均有支配收入从退耕前的1356元提高到2018年的10,786元。

延安市林业局统计显示,目前整个延安林果面积已达676万亩,仅苹果年产值就达到120亿元,森林旅游年直接收入达1.2亿元,林下经济年收入8.1亿元。